

# 消息

刊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 時局人物

### 記東北二和平使者

幽風

東北地區的執行小組，最近已開始工作，代表美方的白魯德准將，代表中共的是饒漱石中將，政府方面小組長人選目下尚未發表。白魯德准將（參贊兼公使銜），已為中國的和平奔走了四個月，許多人熟悉這個名字，他今年才三十二歲，豪爽而又熱情，他在赤案問題發生後的直率敢言，曾為許多人所敬佩。本月四日，為着訪問中共的林彪，曾冒着危險，在一個極小的偏僻機場降落，隨即與林彪在飛機上舉行會議。

與白魯德准將一同作冒險的訪問的，還有中共小組的饒漱石。這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名字。饒氏是新四軍政治委員，中共前蘇中局、現蘇東局的政治書記，北平執行總部成立後不久，又被延安委為葉劍英將軍的政治顧問，時常往來於北平延安之間。

他不大出席北平的各種公開宴會，是一個沉默的人物，雖然有着黑鬍子，仍然顯得很年青。去年中共七次大會時，他初次被選為中委，他在中

共黨內已佔有很高的地位，而且正在急劇增高中，中共華中地區的鞏固與新四軍的發展，他顯然有着極大的貢獻。

饒氏是中共有數的工人運動專家，當他還是上海大學的學生時，即已參加上海的工人運動，後來又曾在美國與東歐一帶做過工人工作。一九三九年底，他由延安到了皖南，不久就遇到皖南事變，據說當他突圍時，因為國民黨的兵士不認得他，終以一隻金戒子買到了安全。饒氏一回到蘇北，就與新四軍軍長陳毅在萬分困難的局面下，幾乎赤手空拳的開闢了蘇中的局面。

他是江西人，今年約四十歲。中共小組除饒氏之外，還有北平執行部副部長耿飭少將，新四軍第五師司令張經武少將與太原小組組長許光達少將，由這些人選可以看出中共對東北停戰問題的重視。在政府方面，目下到達瀋陽的小組代表，都是名不見經傳的上校的人物，這是一個很

可注意的對照。政府對東北停戰問題，一沒有多大興趣。就是此次重慶三人委會派潘復考察的問題，一直因為新任代表軍政部長陳誠將軍的未定行期而擱淺。

## 目錄

語花·話題	微音
記東北二和平使者	幽風
東北和平未有期	陳浩
陳逆受委花梨(蘇州快訊)	高亮
大世界將 橋墩?	金家秀
開審前後	高亮
東北最近軍事形勢圖	小樊
宋院長蟬聯有呈	李莫之
源可風(北平航訊)	生
患難 好大一軍美	生
我坐 木船	葉聖陶
美國 夫與原子彈	易
文化之窗	野和尙
安全理事會的風波	伯
作家書簡	茅盾等
不算新聞	秀
梁衣與派系	小記者
漫畫	米
迎駕戲(一稿)(廣州通訊)	馮天
美國兵在上海	于
廣州兩報禁	航
吉普車又撞死人了	小
看軍人命	于
慈奸奸象	迪



### 花語

何謂民主？  
三月三十一日前綫日報載：  
「昨日會場（指上海臨參會）  
新開旁聽席，坐有掛「關係之老  
百姓十數人，民主之象徵。」  
何謂民主？掛黃綑條老百姓十數人  
坐旁聽席之謂也！  
人命值幾錢？

天津美軍當局，規定華人因美軍墜禍致死的，一律賠償十萬元，騙子致死的賠十三萬五千元，因此聯合社的記者說：「華北美軍發覺，在這個多產的國家裏，人命是非常便宜的。」

這就是美國人對中國人的「估價」。  
可憐的是上海中國人的性命還要賤：四月二日，本地人李連方被美軍吉普車輾傷，輾禍的車子揚長而去，有一家報紙給這消息加上如下的標題：「已經不是新聞」。

「過份」與「希望」  
四月三日申報「收復瀋陽」的通訊中說：  
「可愛的老百姓，隨大多數的人，在過份看重中央的一切。……這次國軍沿鐵道北進，鐵嶺一帶人民，都「待之如家人」，這種珍貴之愛，希望能長此下去。」

「過份」，「希望」——多麼窮乏的信心呵！  
忘記——自己，  
英外相貝文答覆工黨議員詹納詢問時說：「凡由日方奪去之中國領土，必須交還中國。」  
由英國奪去的中國領土呢？

對中山先生的侮辱  
河北代表何其鞏等在參政會提議建都北平，他說：「我國有史以來之危機，均係來自北方，僅有無力之皇朝始採取駝鳥政策，建都於南京或華中城市。」  
何其鞏等勇則勇矣，但他忘記了建都南京是中山先生的主張，參政會中那麼多口口聲聲維護遺教的人，那裏去了？（微音）



## 東北和平未有期



陳浩

去年十一月四日，繼綏西與晉南二役之後，政府軍隊在冀南磁縣附近，受到第三次沉重的挫敗：高樹勳投共，馬法五被俘，士兵解甲達十萬人，這次的較量阻止了內戰的擴大，穩定了國內的局勢，而終於促成了一月十日的停戰協定。

關內經過苦戰之後，槍聲終於停止了。但東北的停戰似乎還須經過同樣堅苦的道路。跟去年冬天時候相同，國民黨內一部份人，不願意在未經驗量之前，即在東北停戰。他們對久經戰陣的美械師寄託着甚大希望，同時對中共及東北民主聯軍的戰鬥力表示懷疑。爲着取得量的優勢，冀東偽軍姜勳飛，南口偽內蒙軍李守信等都予以番號名義，新一軍未發一彈即由山海關進抵錦州，使武力肅清東北的主張得到更有力的根據。在蘇軍退出瀋陽之前，國民黨在東北主要是遮斷中共交通，和集結力量；直到三月底，在狹長的北甯綫上，已集結了七軍十六師，二十八萬五千人。誰都看出，這還不是爲着停戰，而是準備一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隨着長春以南地區蘇軍的撤退，政府軍的攻勢立即開始，中共的要求停戰，被認爲是力量薄弱的表現，十六個美械師的矛頭針對着四個地區。即正南的盤山與營口，東南的海城與牛莊（遼河東岸）東北的遼陽與太溪，正北的鐵嶺與四平街。進攻目的，在瀋陽南的是控制整個遼東半島，在瀋陽北的是打通瀋長路以便接收長春。直到現在爲止，各

路還沒有受到嚴重的挫折，據說已先後佔領了鐵嶺、開原、撫順、營口等城市。在當時候國、黨認爲任何停戰都對他不利。因此國民黨執行小組的高級代表，到現在還沒有到達瀋陽，而重慶的三人委員會，則因軍政部長陳誠「公忙」，不能決。何時出發。此外國民黨對調處東北衝突的指令，也有着不同的解釋，他們以爲「調處」是應該爲國民共軍的錯誤。這就是說，「調處」是應該爲國民黨服務的。從當前的僅僅事實看來，政府軍隊顯然企圖在新的活動中造成事實，以確佔優秀的地位。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目下進入東北的政府軍隊，實際上，在東北廣大平原上控制了一部份的點綫，而中共與當地民主聯軍則控制了面。在中蘇長春鐵路以東，包括遼甯省的東南部與整個吉林，都

### 消息

刊周半  
版出四、日期星總每

編輯人 宋明志  
發行人 謝易  
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  
消息半周刊社  
三三二弄十一號  
本期定價法幣貳百元  
紀念定戶八期一千二百元  
本刊在粵請登記中



話 題

### 『沒有常識』與『糊塗』

不久以前，重慶發生了一件趣劇。

起源是因為一個跟在別人後面跑的小黨派的代表，在爭辯『憲法』的時候，被人批評為『沒有常識』與『糊塗』，這兩位代表一時無以詞對，就拍拍屁股跑走了。

許多報上都說這事情乃是『民主的象徵』，據說，這是否決權在中國的首次演出。其實，也太冤枉了否決權了。『民主』與『撒嬌』是完全不同的，否決權當然也不能成爲逃避的盾牌。

在批評者的意思，只是說那兩位代表，沒有一些起碼的常識，連美國四十八州的法律都沒有讀過。這批評原是很客氣的。而那兩位代表却還要把英國的例子拿來說明一番，難道中國的行省竟與大英帝國的殖民地、自治領等量齊觀了嗎？

其實，『沒有常識』與『糊塗』與否，原不必到外國去找引證，中國的一切就可以判別了。

上海的讀者，大概不會健忘：那兩位拍着屁股退出會場的領袖，不就是兩年以前我們的『同鄉』嗎？福煦路上，是常看得到他的。那時候，正是敵偽橫行、烏煙瘴氣的時代。我們這位領袖，却安之若素，出入於顯貴之門，並且大舉新婚之典。而其黨羽，也會與當時的『當道』親密合作，出版什麼『建黨十九週年紀念冊』，大談其『中日合作』過的。

如果以這些事情來判斷，『沒有常識』與『糊塗』的批評就還不够些。——雖然，這些法律家的確是連一些法律的常識也沒有。（學微）

有了他們的民主政權，因此中共與民主聯軍在軍事上有着最大而鞏固的後方，如果萬一大規模的內戰不能避免，那麼國民黨能否獲得勝利，還是一個疑問。

東北內戰的停止是否也必須經過一番苦戰呢？但願不必如此。可是目前國內的局勢，使人對東北的停戰問題缺乏信心。國共之間的糾紛不但沒有消弭，反而日見擴大。二中全会與國民黨化的參政會（在二百二十二個參政員中，國民黨員佔百分之七十四。五，即一百五十八人），已成爲反對政協與中共的舞臺。共產黨的機關報與電台，也毫不放鬆地對某一部份國民黨員的主張，給予熾烈的攻擊；周恩來在評論二中全会時，第一次公開地批評了國民黨的總裁。而國民黨總裁四月一日在參政會的政洽報告中，也強烈責備中共，並以非常堅決的語氣拒絕中共的要求。這兩個代表人物的言論，已給政協以後的合作局面蒙上了沉重的陰影。北平大批共產黨員被捕，瀋陽的扣留中共執行小組人員，和大批國民黨飛機在延安上空的示威，只是一些具體而微的表現而已。

形勢嚴重更使人想起了美國特使馬歇爾將軍。不論是東北的停戰與各項政治糾紛的排解，似乎還不得不借藉他的幫助。一個被稱爲強國的內部政事，由於沒有足以控制全局的真正民意機關，竟不得不靠另一個國家的使節來調解，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編者按：本文請與次頁地圖參讀）

### 頭號漢奸

### 陳逆公博受審花絮

（本刊蘇州快訊）

△陳逆頭戴黑色小毡帽，穿淺色灰呢夾袍，下着淡灰色西褲，黑皮鞋，面容仍豐腴，係因在看守所的起居生活較『平常人犯』優越，可吃包飯所致。

◇庭上担任審判者爲審判長孫鴻霖，庭長石美瑜，推事陳嘉瑞，高院首席檢察官亦親自出席，均情表嚴肅。

◇被告律師高容髮白頭半禿，唇間留短髭，着絲絨絨衣，坐在被告護席上，不聲不响，但頗爲羣衆注目，高氏曾告人曰：『我之辯護不過形式而已。』

◇陳逆上庭時，面露不安之色，直至孫院長前立定，並以手除毡帽置於面前木案。

◇陳逆請庭上允准則誦其長約六萬餘言，計十七頁之自白書，歷二小時，所述無非圖狡賴其罪狀，竟稱從事『和運』係與汪逆『私人關係』致之，動機則在愛國，欲替國家保存一分元氣云，聞者莫不怒容相向。

◇最荒謬的是陳逆稱：『我以為『南京』應處在中和地位，居於日本於中國之間』，並表示其『防共』與營效『重慶同志』有功，儼然以『地下工作者』自居。

法官於訊問陳逆時，陳逆面部表情已不復以前之鎮靜，於許多事件如對日訂約及與日人訂某種條約，調抽壯丁，鴉片公賣，貪污，中儲偽幣，承認偽滿，彼仍狡賴，待法官檢出記有彼之行動及言論之報紙，開播其某演講記錄片等件後，彼始默然無語。

### 本刊紀念定戶特價

一月八期一千二百元

各大書店均可代售



# 大世界將成橋境？

## 浦江大橋困難重重

金家秀

中國橋樑專家、錢塘江大橋的設計者茅以昇先生，近以行政院工程計劃團副團長資格來到上海，他正計劃全國鐵路橋樑的重建工作。

對於上海人，最有興趣的事情是黃浦江上要架設大橋，黃浦江江面寬約四百多公尺，和錢塘江江面寬度一千四百公尺比較起來不過四分之一強，說起來容易多了，但是真的要建築起來可不太簡單，經費是一種，架設在那一段又得考慮，而造橋的鋼料還沒有從外國大批運來也是一個原因。

茅氏此來上海任務，除了計劃全國橋樑外，另一個就是建設大上海計劃中的顧問，他是負責浦江大橋的設計者。據他的看法，上海通浦東的大橋所以架設，原因和別的國家大都市不同，別的大都市是因爲岸兩面的商業或者人口都繁榮到需要兩面必須有大橋才方便，於是有了大橋的計劃。上海和浦東情形不同，今天情形是上海過份繁榮，而浦東幾乎依舊是鄉村，兩岸交通有管理良好的渡輪已經可以應付，還沒有必要到必須架設大橋，就因爲這緣浦江大橋的建築有他一個特別原因在，這就是：「繁榮浦東」。

可以想到的，一旦到浦東去和到虹口過外白渡橋一樣方便的時候，浦東會不會像現在那樣冷清清呢？整個浦東的現狀都要改觀了。那時候，兩面

連接起來，上海的繁榮一定會帶到浦東。

那麼，大橋要架在什麼地方？大橋又是怎樣一種形狀呢？茅以昇先生對於架設在什麼地方這一點，他沒有意見。關於橋的形狀他說可分爲三種，第一種是「高橋」，方便的地方在橋面離水遠，大輪船可以自由駛過，但困難在橋要很长，譬如說大橋預備在中正路外灘橫過浦江，那樣橋境必須在大世界，因爲高橋不能太陡，要慢慢高上去才能够行車走人。如果真的這樣做，工程和金錢不談，主要的困難在架設大橋所經過地方的土地房屋糾紛，這一點就足以打消「高橋」的計劃。第二種方法從水底下經過黃浦江底過江去。用地道通車各國都有，在別處沒有什麼特別不能解決的困難。但在上海，因爲土地都是沙土，石塊要在九百公尺以下才能發現，那樣地道必須掘得很深，因爲掘得深的關係，地道入口處也必須離開江邊很遠，才能慢慢的斜下去過江。那樣中正路架橋的話，入口處也一定在大世界。困難和造高橋差不多。比較容易實行的是平橋，但是缺點在船隻經過的時候必須開橋。橋要打開，每隻船通過，原是沒有問題，但浦江大橋的開閉時間，每次約需半小時，在這半小時內兩面交通必須停止，時間損失太大，同時不在開閉時間，進出如梭一樣多的船隻，必須等候開閉時才能通過。滿載

時候，也可「行李隨行，專車裝送」，而且在「吸着烟捲」，「從容不迫」。此中逸景真不是我們成天忙於衣食的小民所能想象。至於專機押解飛漁的巨奸，去後雖則杳無音訊，但他們的生活，必然不會劣於上述三處的巨奸們的。

# 開審前後

## 亮高



從天字第一號的大漢奸，劉芝蔴菜豆般的小漢奸，不管平素作惡萬端，臨未除極少數者外，幾乎個個人以「地下工作者」自命，那是非特無罪，益且有功！我們知道被拘的巨奸們：在北方的，則度着分齋式的板房生活，在南京的其嬌者已隨帶從僕來到人間天堂的蘇州，而上海一些奸偽，分押在滬西南市或前法租界地區的幾個著名公館裏，雖則他們的自由受了些限制，但室內活動，依然是沒有什麼妨礙，而且一個個生活得相當好，什麼咖啡色長袍、黑皮鞋、格子花襪，「衣服楚楚，臉氣紅光」。就是當他們移解的

最近蘇州的巨奸在先後開審，當不免要熱鬧一番。例如最近漢奸繆斌的被審，「策反工作」，「輿性愛國」的「志士」，法庭相見，非特無悔禍之心，而踏踏稱異，視法庭如講堂，聲述如演講，說是受委員長指示與軍統局有聯絡，來超脫自己。無波不起浪，我們不能不說「事出有因」。觀乎「繆斌」依然照舊治漢好條件辦理」的手令及軍統局之承認與繆逆「確有關係，略有貢獻，但爲投機取巧」之電文，不難了然。在過去敵偽時代，每個奸逆份子，看到自己的死日已近，紛紛投機。玩踏「兩頭船」的戲法，以爲可以左右逢源，想用些微的所謂貢獻，而結緣於某個集團或個人以贖其無可道的大罪，這種枉然的想法，對奸逆們是起着不算小的

貨物，滿載旅客的船隻必定得化費時間等候。所以，現在還沒有最完善的計劃，顧到這一點，就要丟掉那一點，想起來還是平橋計劃容易實行。

「這得看市府的決心如何！」茅以昇說：「依照現在這樣日日飛漲的物價，造橋所需要的金錢數目一定很驚人的。舉一個例子：錢塘江大橋戰爭開始那年全部建築費是五百萬元，但是最近觀察的結果，因為上層走汽車的橋面已經損壞，不包括鋼料僅是修橋面就要六萬萬元。那時候水泥每桶三元二角，現在每桶四萬元，那時鋼筋每噸八十元，現在每噸超過了一百萬元以上，那樣的物價！」

現在還沒有計算建築大橋時究竟需要多少錢，茅氏的意見這一筆大橋的建築費，不應完全由政府負擔，受益的兩岸居民應該出錢。出錢的辦法有幾種，譬如說大橋造成了以後，浦東地價一定大漲，那麼在漲價所得利益裏面提取幾成，作為造橋經費，又如大橋造成了以後，各種車輛經過時也可以收費，這辦法別的国家也實行過。再如因為感到需要大小，居民可以自前捐錢。

「這些辦法市府會決定的，如果感到浦江大橋必須建築的話，當然困難有的，市府決心如何很重要，住在浦東和上海的人，應該促成這個計劃的實現，那樣浦東和上海可能同樣繁榮，浦東將為開關的新上海。」茅以昇先生結束了他的意見。

請用

# 紅獅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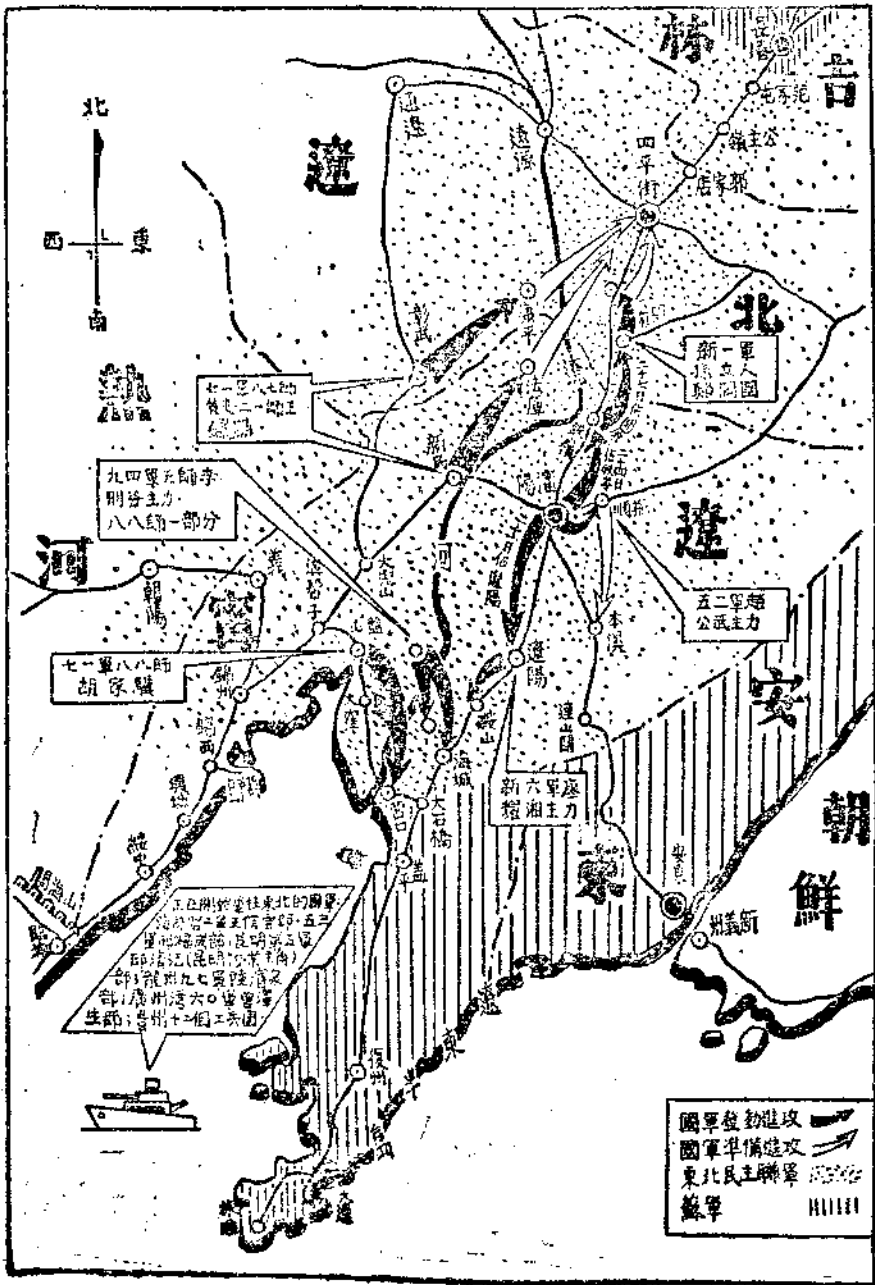
圖形釘針

各大文具店均售

## 東北最近軍事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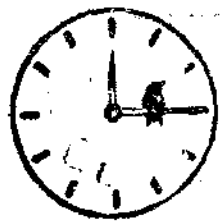
小樊作圖

在三人小組到達東北的前夕，東北的內戰正擴大着。這與國解，即是說明了國軍前進的經過，以及今天東北民主聯軍的分佈。據重慶來訊：三人小組原定五日出發，臨時又以其中之一方觀望，未能成行。但東北形勢，確是十分嚴重了。



催眠作用的，殊不知對全民所犯的罪，只有向全民自首，某些個人或集團是包庇不了的，因為人民不會饒恕奸逆及其包庇者的，縱然一時結不清這筆賬，但總有結清的一日。所以我主張嚴懲這些為虎作倀、投機取巧的敗類。

忠心耿耿的人民，十四年或八年來，大家為着祖國流血流汗，但他們得到的是什麼呢？比牛馬還不如的生活。所以有人說中國的勝利得到的是什麼呢？兩句話：一、「大國民風度」的條件的寬容俘虜，二、上賓之禮地「拘留」漢奸。這話是說得有根據的，但忠奸之分，其即如斯乎！如斯乎！



### 重慶人造霧瀰漫

## 宋院長蟬聯有望

本刊特約重慶航信

李莫之

天文學家說：因為太陽黑點的原故，重慶的氣候變了，去冬重慶沒有霧季，晒了一冬的大太陽，今年三月，桃李早開，晴空一碧。可是天象如斯，而人事又偏偏如彼。陪都政局，勝利以來却一直籠罩在人造的濃霧之中，政治協商會議成功，露了一線陽光，可是三月初二中全會開幕，馬歇爾元帥所說的「中國的希望」，又墮入五里霧中，使嗚嗚望治的老百姓摸不着頭腦了。

人造霧的本體是國民黨內反對政協份子所發起的「革新運動」。這個運動的領導者是陳立夫先生，而主持其事的則是谷正綱、張道藩和梁寒操等。二中全會開幕之前，他們開了三次座談會，谷正綱主席，一開口就說：「讓政治協商會議開成，就是本黨的一大失敗」。賴璉、蕭錚等一致慷慨激昂，聲淚俱下。決定的政策是：「聯黃浦」、「反宋反政學系」，用革新的名義要求黨內民主化，反對政客官僚包圍總裁，一方面主張「元老退休」，這樣可以打擊鄒魯、于右任、覃振、馮玉祥、孫科等民主派；他

方面強調反對官僚資本、政客專權，用以打擊宋子文、張羣、吳鼎昌、張嘉璈、熊式輝乃至吳鐵城之類。政學系。這時候東北情勢緊張，所以作戰目標，集中在對蘇外交軟弱和東北接收失敗。對蘇軟弱的負責人是宋子文、王世杰；東北接收失敗的負責人是熊式輝；至於打擊黨內民主派，採取的是「殺雞嚇猴子」的手法，開會之前就放出提議除馮玉祥等黨籍的空氣，這無疑的就是一種對孫科邵力子的示威了。

蔣主席對於黨內情勢，當然瞭如指掌，革新運動事前早就知道，但是一則爲了「黨內團結」，「護少壯」份子表現一番，可以稍壓民主派的氣餒；二則今後黨務方面仗仗於這些少壯派者正多，也不能不給他們以「團結禦侮」的機會。所以開幕前後，採取了「不礙不聲，難作阿家翁」的態度。直到後來這一幕戲演得太劇烈了，從攻擊熊式輝罵政學系一直發展到反中蘇協定，反羅斯福；從攻擊宋子文罵翁文灝，一直發展到罵「王親國戚」，「總裁左右小人」，最後甚至提

到請主席讓出總裁地位，以便革新派可以放手和異黨爭鬥；這才在兩次紀念週中（三月十八日，二十五日）將大會中被人叫做「瘋狗」的黃宇人罵了一頓。主席聲明東北問題有辦法，熊式輝完全遵照本人的意見辦事，「要攻擊他就不妨攻擊我」，然後辭鋒一轉，也着實將過去西山會議派的元老們譏諷了一陣，對於總裁問題，主席說：「我可以讓賢，但這個職務由全國代表大會舉出，所以假如大家有意見時，可以在下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改選。」

二中全會經過情形，大致如此。選出「中常委」名單，就表示了革新派作戰的勝利；二陳之外，革新份子賴璉、蕭錚、梁寒操、張道藩、潘公展完全當選之外，加上了黃埔系的賀衷寒、劉繼羣、鄧文儀等，而王世杰、張羣、邵力子、馮玉祥、熊式輝乃至孔祥熙，都被打下去了，假如將來政府改組各部院部長都要以中常委員選任，那這些人都沒有在新政府中任職的機會了。

以中常會名單來看，預測將來的

行政院長恐怕還是宋子文蟬聯。因為呼聲最高的張羣被打下去了，爲什麼宋院長可以受得起這個打擊而繼任？問題在於美國的借款。馬歇爾元帥對於革新派沒有好感，而政學系已經失去了張羣，那麼與美國辦借款交涉的對手，就祇有宋院長了。

### 「廉潔」可風？

#### 金融特派員「因窮夫妻」

#### 賀客二百不算秘密結婚

國民政府財政部冀察熱金融特派員、前任福建財政廳長張舉爲的近事，頗爲北平社會所注意。張於三月二十日在津秘密結婚，本報赴青島度蜜月，但以此間小報刊出他在妻婦女，於是推翻了原定的一切計畫。

張說：「我娶的是一位名門閨秀，于微泓，二十八歲，輔仁大學畢業生，家中是哈爾濱的大族，沈鴻烈先生很知道他的。自然，他是會跳舞的，但如今的家累太重，我那一個不會跳舞呢？我的家累太重，我的夫人就是嫌我太窮而離的婚，我最沒有辦法的是弄錢，我這位新夫人不因爲我沒有錢而不愛我。這次赴津結婚，我請盧斌稅務司爲介紹人，賀客二百人，一點也沒有秘密。只是因與前夫人離婚約定，再娶不得登廣告，所以沒有登，而且不願驚動各方面。」

據說張的舊夫人，是山西買德嫻的女兒，確否待證。

（本刊北平特約航訊）

## 患難餘生記

第一章 流亡  
第二章 離滬前的政治形勢  
第三章 進步文化的遭難

這本書是在流亡的痛苦中寫的，所以我首先想略談流亡。

我這個人就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很富於流動性的，好像是很好動的。第一次流亡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從上海做出發點，由大洋流動出去，於一九三五年由太平洋流動回來，在地球上剛剛環繞一周，流動了這麼大的一個大圈子。隨後十年來，除和幾位救國會的同志在蘇州路嚼鐵銜風味不能算流亡外，有第二次流亡，第三次流亡，第四次流亡，第五次流亡，第六次流亡！好像我樂此不疲似的！流亡包含流動，在實際上我很怕動。

我怕流動，倒不是因為我懶惰。第一因為我的職務關係。我差不多出了學校就踏上編輯之路，編輯刊物的出版是有定期的。中國這樣的艱苦環境裏，真正認真辦事的機關往往事多人少，不易離開職守。我雖

怕流動，在職務上需要流動的時候，

也只得流動流動。例如初期在中華職業教育社擔任職業指導部主任的時候（當時該社主任即黃任之先生）主任下分股辦事，我不久即改任編輯股主任，主持教育與職業月刊，職業教育叢書，（後來專辦生活週刊）就爲着職業指導運動，偕同楊衛玉先生（當時任該社副主任）跑了十來省的路，不過比較都是短程，而且是交通便利的區域。

第二因為我有帶船帶車的毛病。這種毛病雖不算很厲害，但是有時却也够麻煩。在中華職業教育社任事時，有時因該社在南京開年會，有時因演講（當時東南大學的暑期設學校每有職業教育組，請職教社同人任講師）我臨時由火車偕任之先生於晚間趕往南京。當時由上海往南京，乘夜車是最經濟的辦法，夜裏十一點鐘開車，第二日晨六七點鐘便到，但是因爲我們乘的是二等車，四人對坐，中間

一小兒，不得躺下去睡覺。有時同座雖偶然空個位置，彎曲而臥，也勉強得很。以有帶車習慣而又不慣熬夜的我，每經這樣一夜，便不免頭暈腦脹，精疲力盡。我當時實在敬羨老前輩任之先生的精力。我在車裏夜眼朦朧中總看見他常常從衣袋裏掏出厚厚一本活頁的日記簿子，用自來水筆在那上面寫這樣寫那樣，打瞌睡的時候很少。黃先生那個時候是社會上的忙人，他的什麼計劃，什麼演詞要旨，大概就在這種時候寫下的。黎明車子到了南京，我拖着疲乏不堪的身體隨他下車，好像生病初愈似的，但是他老先生精神抖擻，步履如飛總是走在我的前面。依理我這後輩在旅途中應該照顧他老，但是實際上却反過來，叫黃包車、講車錢，都是由他老一手包辦，佈置妥貼之後，我安然坐車子隨他進城。

其實就中國一般情形說來，交通不便，設備欠周，也是使人怕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中國有句老話，說是「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朝難」。有些洋氣十足的朋友，每易破口就罵中國人不知道旅行的益處，不能像外國人那樣喜歡旅行，增廣見聞，增加智識，甚至認爲這也是中國人一種劣根性，與什麼「民族性」有關，他們根本就沒有顧到中國人所處的是什麼環境。在國外走了一遭之後，更覺得這種責

備是含有莫白之冤。以我這樣怕動的人在國外的時候却也喜動，就是環境給與他的動的種種便利。

我在國內雖怕流動，但是爲職務上所需要時却也不辭跋涉；至於萬不得已而不得不流亡，那更含有比較重要的意義，和尋常職務上所需要的流動不能相提並論的了。請談我的第一次流亡。

★ 第一次流亡，一方面是由於生活週刊的力量突飛猛進；一方面是由於參加蔡子民先生和孫夫人所倡導的民權保障同盟。

關於生活週刊的始末詳情，我在經歷及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兩書中都曾述及，在這裏不想多說。簡單說起來，該刊最初是由中華職業教育社所創辦，旨在宣揚職業指導和職業修養，後來由於時代的需要而內容的進步，漸漸推廣到實際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對於民族解放的倡導及不抵抗主義的嚴厲攻擊尤不遺餘力，超出最初創辦者所規定的宗旨，有獨立經營的必要。可感謝的是中華職業教育社諸先生慨然允許其獨立。由生活週刊社全體同人組織合作社，獨立續辦，後來成爲進步文化一支強有力的生力軍的生活書店，即濫觴於此。

（一·未完）



## 好大的一筆美金

生

近來報紙上盛傳美國要借一筆款子給中國，總數是七萬五千萬美元。假如以一元美金等於二十元法幣計算，那就是：一萬五千萬萬元法幣。(1,500,000,000元。注意，一共十一個零！)

請看，這是多麼巨大的數字，真可以說是天文學的數字了。假如中國的人口總數的還有四萬五千萬之多，那麼平均攤派下來，每個人中要攤到三千三百多塊錢。

這就定說：在美國把這筆借款借給中國以後，全中國人民，包括一切剛生出的小兒，也包括一切餓得快死了的貧民，人人都要担上三千多塊的債務了。

民國以來，也曾有幾次對外大借款，最有名的如所謂「善後大借款」，如所謂「西原借款」。

善後大借款是在民國二年英德法美日俄六國共同借了六千萬鎊給中國，以美元計算，約為三萬六千萬美元，還不及這次美國借款的一半。

西原借款是俄國政府自民國六七年以各種名義向日本借的款，一共有五萬萬美元，用戰前美金兌換率計算，約合一萬五千萬美金。在當時已是駭人聽聞的數字，但不及這次美國借款的五分之一。

這樣大的借款在現在并不是不該借。問題是在借了錢來做什麼用。

國家借的錢，歸根到底都要由老百姓來還。借了錢來如何用法，老百姓應有權過問。假如借了錢來不能真正用在福利利民的事業上，寧可不借。

## 戴笠將軍死後所聞

野和尚

戴笠將軍死了。經過半月，重慶方面正式宣佈死訊，特派朱紹良為戴氏治喪處處長。



## 我坐了木船

葉聖陶

從重慶到漢口，我坐了木船。

木船危險，當然知道。一路上數不盡的灘，礁石處處都是。要出事，隨時可以出。還有盜匪——實在是最可憐的同胞，他們種地沒得吃，有力氣沒處出賣，當了兵經常餓肚皮，沒奈何只好出此下策。——假如遇見了，把鋪蓋或者身上衣服帶了去，也是異常可慮的事兒。

但是，回轉來想，前沒有輪船，沒有飛機，歷來在川江的人都坐木船。就是如今，上上下下的還有許多人在那裏坐木船，如果統計起來，人數該比坐輪船坐飛機的多。人家可以坐，我就不能坐嗎？我又不比人家高貴。至於危險，不考慮也罷。輪船飛機就不危險嗎？安步當車似乎最穩妥了，可是人家屋簷邊也可以掉下一張瓦片來。要絕對避免危險就莫要做人。

要坐輪船坐飛機，自然也有辦法。只要往各方去託，找關係，或者乾脆買張黑票。先說黑票，且不談付出超過定額的錢，力有不及，心有不甘，單單一個「黑」字，就叫你不願領教。「黑」字表示作弊，表示越出常軌。你買黑票，無異幫同作弊，贊助越出常軌。一個人既不能獨力轉移風氣，也該在消極方面有所自守，幫同作弊，贊助越出常軌的事兒，總可以免了吧。——這自然是書生之見，不免通達的人一笑。

再說請託找關係，聽人家說他們的經驗，簡直與謀差使一樣的麻煩。在傳達室恭候，在會客室恭候，幸而見了那要見的人，他聽說你要設法船票或是飛機票，愛理不理的答復你說：「困難呢……下個星期再來打聽吧……」於是你覺得好像有一縷希望，又好像毫無把握，只得挨到下個星期再去。跑了不知多少回，總算有眉目了，又得往這一處簽字，那一處蓋章，看種種的臉色，候種種的傳喚，為的是得一份充分的證據，可以去換一張票子。票子到手，身分可改變了，什麼機關的，屬，什麼長的秘書，什麼人的本人或是父親，或者姓名仍舊，或者必須改名換姓，總之要與你自已暫時脫離關係。最有味的是冒充什麼部的兵，非但改名換姓，還得穿上灰布棉軍服，腰間束條皮帶。我聽了這些，就死了請託找關係的念頭。即使非得要死，也不一定要奉承顏色謀差使，為了一張票子去求教人家。不說我自犯不着，人家也太費心了。重慶的路又那麼難走，公共汽車站排隊往往等上一個半個鐘頭，天天為了票子去跑實在吃不消。再說與自己暫時脫離關係，換上別人的身分，雖然人家不大愛惜名器，我可不願濫用那些名器。我不是部屬，不是秘書，不是某人，不是某人的父親，是我。我毫無成就，模樣不長進，我可不願與任何人易地而處，無論常期的或是暫時的。為了走一攤路，必須易地



戴在中國是一個神祕人物，所以得到他罹難消息後，不敢遽信以為真。有的取相當保留態度，認為是神祕中的神祕。有的取喜悅神情惟恐死訊不確。因此各種議論，紛紛紜紜，頗可當作民間的輓詞，詎其一二於後。

「戴笠死了，確不確？」

「一位是報館經理，一位是報館總主筆（兩位都是國民黨員）。滿臉喜色的探問真相。」

「昆明一二，一慘案追悼會上羅瑞基先生致詞中說：『我覺得他們死得很好，並不悲痛，因為陰間比陽間自由的多，沒有特務在摧殘青年的自由。』現在羅先生須收回前言了，因為陽間的特務頭子乘飛機趕到陰間，佈置陰間的特務組織，從此不能再把陰間看作極樂世界了。」

「學生和教員間有人這樣議論。」

「我想老戴生前一定思考過他的死法，恐怕決未想到這種死法。」

「一個人提出的問題。」

「他（戴）死了，我的丈夫還沒出來啊！」

「一位漢奸太太的表情。」

「老戴的為人倒很忠厚，對部下從不亂來過，不過，……」

「一位老戴的知己的分析。」

「因為地下工作很重要，所以老戴把陽間的工務交給鄭介民，親赴陰曹；又恐地下工作初創，一時不易收效，所以把得力幹部都帶走。陽間佈置已周密，不致受影響。」

「一個地下工作者的談話。」

「他的一生到了蓋棺論定，擠不上歷史的聖賢豪華隊伍裏去。」

「一位教育家的看法。」

四月三日

而處，在我總覺得像被剝奪了什麼似的。至於穿灰棉軍服更爲難了，爲了走一過路才穿上那套衣服布豈不褻瀆了那套衣服？褻瀆的人固然不少，我可總覺不忍。——這一套又是書生之見。

抱書生之見，我決定坐木船。木船比不上輪船，更比不上飛機，千真萬確。可是絕對不用請託，絕對不用找關係，也無所謂黑票。你要船，找運

### 美國農夫與原子彈

有一位新聞記者爲了調查美國人對原子彈的意見，把這個問題去問一個原籍墨西哥的德羅斯州的農夫。

記者：「你覺得原子彈怎麼樣？」

農夫吃了一驚，聳了聳肩膀。

記者：「你以爲美國可以把這秘密交給別的家嗎？」

農夫：「爲什麼不？」

記者：「那麼，譬如外國用這來和我們打仗呢？」

農夫愉快地：「多些些工作，多得點工銀。」

記者：「你和你的朋友們也會談論過這原子彈的問題嗎？」

農夫向他憐憫地看了一眼，回轉身去抽土了。

美國人民上週禮拜正談論着汽車，玻璃鏡子，大多數人談乃是天氣、洗滌機、傷風、離婚案件，小孩子的食慾、有時喝了幾杯酒，就談談戰後的小說、沒有前襟、睡衣等等。對於原子彈，正像對於不可避免的稅金和死亡一樣，是最不在一般談話中提到的。（島節譯自美國「時代」三月十八日）

輸行，或者自己到碼頭上去找。找着了，言明價錢，多少錢坐到漢口，每塊錢花得明明白白。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木船好極了，我可以不說一句討情的話，不看不一副難看的嘴臉，堂堂正正憑我的身分東歸。這是大多數坐輪船坐飛機的朋友辦不到的，我可有這種驕傲。

決定了之後，有兩位朋友特來勸阻。一位從李家沱，一位從柏溪，不怕水程跋涉，爲的是關愛我的障害，結末說，還是再行考慮一下的好。我眞感激他們，當然不敢說不必再行考慮，只好帶玩笑的說「吉人天相」，安慰他們的激動的心情。現在，他們接到我平安到達的消息了，他們也眞的安慰了。



### 文化之窗

重慶時事新報聞已決定停刊，該社所有人員，即將到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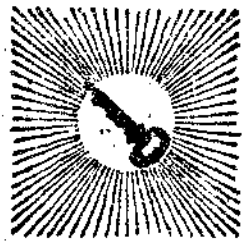
上海星報，前曾發起組織一蘇北參觀團，後不知何故擱淺，近日本市某軍事機關又有一類似組織，邀請若干報社派員參加，據聞此一參觀團日內即可出發，行程先至杭州，後至南通，揚州，徐州，然後返滬。

渝市前大同影片公司王辦人黃例，近又積極籌備一新影片公司，定名為中國天府製片公司。

目下在上海拍片于一部，需法幣一萬萬五千元，但演出結果，大約只能收回一半成本，以致影片事業均陷入景氣。

張西曼教授日內即可到滬，其主辦之「民主與科學」聞也將遷滬出版。

目下上海出版界已遭空前未有之蕭條，紙張費至三月底止，已較戰前漲一萬餘倍，排印工價漲七千餘倍，且交通阻隔，難關重重，銷路不暢，聞上海二百六十餘家書商，近曾向參政會提出四項意見，要求政府扶助文化事業，早日設法解決。



# 安全理事會的風波

伯篋

## 爲什麼伊朗突然強硬起來

「消息」出版，要我來漫談天下大事。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第一，天下事太大，許多人不關心；第二，物價壓得人喘不過氣來，誰能管得那麼許多；第三，世界大勢，需要長篇大論來分析，決非這小小的「一角園地」，用三言兩語所能說得清楚。然而，儘管吃力不討好，我却答允下來。這也有我的理由。今天在上海，茶樓酒肆，街頭巷角，人們居然大談起第三次大戰來了。在金融市場，投機在興風作浪，也會說出一篇危言聳聽的大道運來。可見今天真是波瀾其所謂「天下一家」，而不是糊塗蛋蛋所謂「天下事，管他娘」的時代了。爲了這樣，我決定動筆。這要談大道理，但可以供給你一點談談天下大事的材料，教你明白這世界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子。這算是開場白，下面要言歸正傳了。

這幾天來，大家關心的問題，是聯合國機構的安全理事會在美國開會，英美和蘇聯爲了伊朗問題，鬧成了一片傾局。本來，自從史太林發表談話以後，英美對蘇聯的關係，已經緩和不少；這一次安全理事會中的風波，是很出人意外的。

這一個風波，就整個世界鬥爭看來，可以說是英美對蘇聯的外交攻勢。因爲，我們還記得，今年一月中，聯合國大會倫敦開會，蘇聯對於英國在希臘、中東、以至荷印的一套帝國主義做法，曾經大加攻擊，弄得英外相貝文狼狽不堪。但在那一次風波以後，英美盡力佈置外交反攻。先是加拿大發表了原子彈秘密開案，其次是利用蘇聯對伊朗和中國的談判尚未完全結束的時候，大事興風作浪，掀起了「蘇聯波」。這中間，邱吉爾七頭兒的鬼鬼祟祟跑到美國去，發表主張英美訂立軍事同盟的消息，顯出英美的外交反攻，還包含有佈置軍事準

備的意思。

對於英美這種軍事外交活動，蘇聯是再清楚不過。蘇聯也有兩種做法：一方面，對於加拿大總理金氏和邱吉爾這一類極反蘇的頑固派，它不惜加以迎頭痛擊；另一方面，爲了擁護世界和平，不要使聯合國的機構真的被拆了台，史太林不惜親自出馬，對美國合衆社記者基爾摩發表談話，聲明蘇聯決擁護聯合國的機械。那時候，邱吉爾黯然無色，悄悄地回到英倫，可見蘇聯的策略，還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從國際鬥爭的發展形勢來看，史太林發表這樣溫和的談話，接着蘇聯又宣佈從伊朗和東北撤退，顯出蘇聯這一行動，乃是一種「戰略的撤退」。英美方面以爲蘇聯讓步了，它們正可以反攻，這是這一次安全理事會中英美發動外交反攻的由來。

## 上海市臨參會花絮

某記者問僅有之兩位女將朱素琴與陸惠，是否將提出婦女問題，答不準備提，原因是「怕男議員說我們小氣」。

長袍馬褂：先生很多，以議長與副市長爲首，中山服的也幾乎有一半，領頭的是市長和副議長，如果要定服裝式樣，真是無所適從。

爲悼念故趙志游，起立靜默，但大家站起來時，屁股推動椅子，隆隆作聲，到「靜默畢」，椅聲未停。

周學淵，陸惠民，葉風虎等一進座便傾水研墨，但僅將由羊毫筆蘸墨，并不寫字。

女記者邵琛，常常站起來看人，不知是否「重慶作風」。

會場臨法國公園；休息時憑窗下望，不能不嘆「環境之佳」。

星期六市長出席報告市政，環龍路口三四個警士，立即禁止行人通過，儼然有介事。

場內設備最好的是衣櫃間，與國際十四樓比，有過之無不及；最壞的是廁所，還不如一般公廁。

到會的人，連勤務也帶了白色的「勸事」證，祇有奏樂的警局樂隊不帶入場證。

表決時，有人在三項意見中舉兩次手，某參議員說：「舉過的不要再舉，不要再舉。」

入場證五顏六色，參議員的血紅，市府高級職員的橫費，記者的桃紅，旁聽黃色，勤務純白，某記者說「又不是訪桃色新聞，知帶了這種顏色的入場證」。

第一天發言的趙志游，某報及某通訊社居然誤成故參議員趙志游，看報嚇了一跳，以爲死人復活。

紀念週「循聲朗誦」國父遺囑，主席稍一停頓，各人一直逕自讀下去，弄得爭先競讀。

第三日到會僅二十幾人，較第一日三十八，第二日三十四人，頗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概。

我們不能不說，蘇聯在安全理事會中，相當吃了虧。它宣布伊朗問題已經由蘇伊直接交涉，得到解決，不用在安全理事會提出討論；不料英美堅持要加以討論，結果在付表決的時候，十一個安全理事會中，九個贊成討論，祇有蘇聯和波蘭兩國反對。這顯出了蘇聯在安全理事會中寡不敵眾的地位。在這樣壓迫之下，蘇聯的對抗步驟是不出席安全理事會。

蘇聯代表格羅米柯在安全理事會中這一場鬥爭，真有舌戰羣儒的樣。結果他毅然退出了會場；而由於這一步驟，英美代表團不能不焦急起來。實在說，英美決不願意這次的安理事會再回到去年十月倫敦外長會議的僵局，所以格羅米柯的退席是必須設法挽回的。

問題的關鍵是在伊朗。這次蘇聯代表出席安理事會以前，蘇伊已經成立協定，蘇軍開始從伊朗撤退，不料英美在背後施用壓力，使伊朗政府臨時翻悔，不承認已成立的協定。伊朗駐美公使阿拉是策動翻案的主要人物，他在安理事會中的聲明，德黑蘭方面一度被認為「過分誇張」；但後來壓力又加到伊朗政府，伊總理不能不發表聲明，說阿拉在美國的活動，是充分得到伊朗政府的信任的。

這樣，事情很顯明，伊朗這次在安理事會中突然改換態度，攻擊蘇聯，是由於英美的壓力。伊朗真正成了強權政治的犧牲品；它被英美用做了對蘇發動外交攻勢的工具。然而伊朗所得到的究竟是什麼呢？

解鈴繫鈴，幾天以來，英美已在改變做法，打算在伊朗身上解決這一僵局了。英美方面表示，只要蘇聯對於伊朗的要求，限於石油權的讓與，則英美並不反對。實際上，英國包辦了伊朗南都的石油

礦，美國想取得伊朗北部的石油礦；爲了這樣，蘇聯根據一九二一年對伊朗的條約，非保持這些石油礦的開採權不可。蘇軍早已在開始撤退了，蘇聯並不要取得伊朗的領土。

安全理事會中的空氣顯然已有了轉變，幾天之內，國際的情勢可能明朗起來。幾天以前，蘇聯突然交付聯合國大會的會費，這是幾個大國中間最先繳付的一個，這等於告訴了英美：「老哥，我的擁護聯合國，決不在你們兩位之下呢！」



## 作家書簡

### 一 茅盾

兩信都已收到。遲覆爲歉。「走上崗位」尙未動手修改，請兄不要等候了。在重慶的期間，一定無法做點比較要用心思的文字工作。忙是次要的原因，主要原因還在於沒有住的地方。……反正兩三月後我也不會再住重慶，此兩三月中我就不寫什麼東西，也不見得就餓死罷！……嘈嘈囉囉說了這一大堆，無非請兄明白：兩三個月之內，我沒有稿子寄給您，請不必再等，以免誤事。至於祖光兄找我爲「新報」所寫者，不是小說，也不是中篇，是回憶，現已寫了萬多字，即將結束；南京新報刊已在登載，或者兄已見到。一虹兄處稿，恕我不能從命。而新報報遺稿把字也不必在上海（一虹之刊物上）再登，因爲那實在是應酬之作，一登再登，貽笑大方。

匆匆即頌

日祺！

弟雁冰 一月十五日

### 二 臧克家

一週間兩次來渝，送老舍及徐遲離渝。還兄夫婦，不久即可與兄見面。他們一家本約好到山上去過舊年，結果要「飛了」。我同鄭曼四月上旬可離渝，四月底當可與兄晤於滬上。弟到滬小住，即與鄭曼家，然後北返故鄉，再外出，大約長住北平。文聯社屆時能在北平設分社，我可以照顧一下，就近拉稿子。還有朋友在平辦出版社，一切見面再談。

弟近熱中小說，已成一中篇，名「奔」，約一萬八千字，已交「文聯社」，不久即有一份到兄手。這篇小說有幾個朋友看過。我得到一點鼓舞，不久即有四五篇產生，「文聯」能早出版時，看看可否用得上。盼有信來，組湘今天會到渝，一道玩了半天。鄭曼工作忙得很，半年沒到重慶了。

克家 一月廿五日

工務局趙局長工作報告，左手持報告，右手下垂，一句一句讀不去，頗像教師上課。

有人請他從速說完，趙局長答「是」，之後，立刻越唸越快，一如三家村「究背千字文」。

有人請不要在報告中夾英文，因爲聽不懂，但十分鐘後，英文名詞又隨口而出，台上台下，相視一笑。

(幸)



# 不算新聞

秀

### 也與一中全會有關

廣東中山大學一位同學寫到他們學校裏的「愛國遊行」說：「校內特殊分子到處張貼通告，宣布「出去遊行，乘車免費」。果然效力不差，五輛校車都坐滿了；可是到市區後，同學們紛紛下車，幹各人的事去了，算是「了一頓便車。」

重慶某校爲了發起「愛國遊行」，總務主任親自出馬，他在會中說：「××學校已經活動起來了。我們要趕緊起來響應，不然，開起二中全會來，我們拿什麼來「工作成績」？聽者這才「然，原來「學生自動」的「愛國遊行」也與二中全會有關。

### 兩條「啓事」，一種筆法

三月十四日，四川大學的磚牆上出現了兩條啓事，並排貼着：一條用李相符教授的名義，說：「蘇聯撤取東北機械，乃爲其勝利應得之報酬……」旁邊貼了一條「質問李相符」，說：「摸着你的良心說，蘇聯佔領東北是應該的嗎？……」云云，但經李相符教授說明：原來兩條啓事，出自同一種人的手筆，冒名捏造，自吹自打

，這正是這些人的「絕技」！

### 又是一齣雙包案

抗戰期間，有了七年歷史，包羅全國知名作家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更名爲「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可是，兩個月之後，在中央文運會主持之下，又成立了一個另一批作家的「全國文藝作家協會」。最近，「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中堅分子應雲衛、陳白塵、陽翰笙、洪深、田漢等發起組織「全國戲劇協會」，立刻又有中央文運會主持之下的「重慶市戲劇電影協會」成立。遺憾的是會儘管「雙」。作家却不能「雙」，全中國只有一個茅盾、一個老舍、一個曹禺、一個洪深……

### 幾個好標題

漫畫家廖冰兄在重慶舉行「貓國春秋」漫畫展，其中有幾個精彩標題，如「愛敵如友，敵民如何？」「冠加道賊。賄納降城」「他們在慘死者與受難者之間握手言歡了！」「新射擊教程」，「提防失足落水」……使我們雖未曾讀畫也如在畫中。

### 一條平時新刑法

香港的「華商報」到了廣州，廣州當局就下了一道密令：凡販華商報的要處一月至三月的徒刑。可算得一條史無前例的新刑法。

### 與黨內競爭有關

### 西安「暴徒」搗毀了「秦風」

## 梁寒操的系派

小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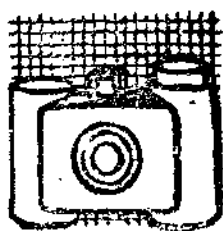
自稱廣東才子的梁寒操，一向是以「太子系」著名的，孫哲生先生幕中人，除吳經熊、王揖唐、鍾天心外，梁寒操無疑是一個中堅份子，此人素以而小有才，頗多計謀，太子系事業，如「中山文藝館」、「中蘇文化協會」，梁均參與其事。但是政府移渝之後，梁漸自謀發展，先與「中山社」結合，自居「太子系」與「C.C.」之橋樑，即改弦更張，出入陳立夫先生門下爲「謀士」，孫系人物，歷年均不得官，

王岷嶠等且迭受壓迫，但梁經此轉變，即平步青雲，飛鳥騰達，從政治部副部長至中宣部長，且曾「出使」新疆，雖然亦爲風雲中人物，此次「革新運動」起，梁實爲「軍閥」。梁與孫哲生相往來，及謀中宣部長前，尙與孫哲生相往來，蓋事先孫完全不知也。一日梁與梁朝虹偶至孫宅，向孫哲生夫人盧與梁朝虹盛怒逐出，謂請查梁某：今後勿踏此門檻矣云云。此事梁人頗皆知之。



！鴨變鷄母老，瞬一睛眼

作 谷 米



## 迎駕戲的一幕

廣州通訊

馮天

### 一 一萬萬元的演出費

聽說蔣主席最近駕幸廣州來了，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八年以來，受盡了戰爭底苦難的百粵人民，是正引長着頸兒渴望他來解救他們的痛苦的，他們正準備着以誠懇而虔敬的心情去迎接他。

然而，廣東當局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和做法，恰與人民相反。他們爲了掩藏自己罪惡醜態，爲了對上的討好與獻媚，他們不惜再從這無可再榨的了民身上，再榨出一萬萬元來，作爲他們這一次的迎駕費，他們準備粉飾太平，企圖一手掩蓋百粵人民的血淚。

聽說蔣主席已拍電給他們，吩咐他們不必張揚。然而，偏偏有這些不聽話的叛臣，憚人民之慨，違背了命令，又欺騙了人民。

我們且看這些叛臣們，正在偷偷摸摸做些什麼把戲，他們怎樣把一萬萬元化掉，怎樣準備去導演這一幕迎駕戲呢？

### 二 加築五尺高牆

首先來說蔣主席的「行宮」——迎賓館吧！

迎賓館在淨慧公園的後面，地方倒也清淨，青松翠竹，紅牆綠瓦，掩映其間，雖然在過去會一度荒蕪，但勝利後貴賓如雲，却已煥然一新了！用在修飾「行宮」的經費，聽說是一千萬元，

全部樓台都修飾了不必說，就連廁所、廚房、走廊，都用白磁砌過，全部傢俱都是挺新的上等貨，就連園裏的花草樹木，都花了很大工夫，真是弄到微塵不染，人間天上。

負責這個工程的是市府工務局，有日俘五百名，中國工人三百名，做了差不多半個月工夫，才算落成，裏面某工程師告訴我：這工程實際上用不了三千萬，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一落了「私囊」了。

最有趣的是，他們把迎賓館的圍牆加高五尺，加起本來已有的，足有一丈多高，是實用呢？還是美觀？連工程師也說不出其所以然來。

### 三 堵「眼」和堵「口」

修飾迎賓館我們且不去說他，但這一來，却連累到老百姓的「眼」和「口」都給堵起來了，這是什麼道理呢？原來，迎賓館的四周有着老百姓的房子，大概是防患于未然吧！當局把凡是向着迎賓館的民房底窗眼和窗口，硬給石頭或木板封起來了，像是加高了圍牆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 四 如何粉飾了

迎賓館是於三月廿日修理完竣的，聽說當天下午，某負責人會把工人召集起來，警告他們不要把迎賓館的事情向外亂說。同時，大家需即刻遷出迎賓館，假若非要逗留到晚間，就要抓到監牢裏去

的。

當局會下令警察局，說要加緊防範，行營還派了一營正規軍，協助他們維持治安云云。於是這一來，可忙壞了警察，他們一天到晚，搜查戶口，檢查行人，戲院給抓去了無數的沒有戲票的觀眾，汽車上抓去了那些坐「霸王車」的搭客，百姓們真的戰戰兢兢了，他們生怕在街上走，也怕突然的被抓去。

可是治安還是維持不了，白日搶劫，謀財害命的事情也還在層出不窮，粉飾太平如何粉飾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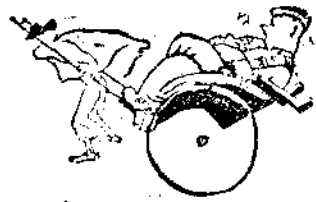
### 五 中正街與中正橋

爲了紀念主席的功績，以垂不朽云云。當局決心把海珠橋改爲中正橋，把惠愛路（包括西中東三路）改爲中正中路，把東大路改爲中正東路，把聚龍、思龍兩路改爲中正西路，這長約廿里的街道，一旦改了主席的尊號，不就是光榮之至了嗎？

然而，改橋名還容易，只要把橋上的字塗改一下就成了，但改路名却不簡單，單就兩千幾戶的門牌就很難一下子換掉了，這不僅是時間來不及，而且叫老百姓拿這筆製門牌費也不容易啊！

還有許多關於裝飾市容的花樣，不能一一詳述，掛國旗的架子早經規定弄好，歡迎標語也早經印好，屆時一貼便妥。

但最難辦的，是那些斷瓦殘垣，這些敵人的血債，當局想不到叫仔屍們清理，而自己中國的工人却又爲了加新問題正進行怠工。



# 美國兵在上海

于來

中美兩國人的生活習慣不同，固然是使得美國兵的許多行為在上海人眼中看起來不順眼的一個大原因。但有些事情却不能用這來解釋。前些時有位中國小姐投書報紙，說當她坐在三輪車中被一個美國兵跳上車子攔抱；最近又有個美國兵到上海到手飾店搶了東西逃跑，被追趕到無可奈何時掏出了手槍自殺；還有美國水兵假借賣藥給中國人，接到了錢後不交貨，反把買主打一頓。這些事都會見於報載，至於社會間口頭傳說難以證實的事，也不必提了。這一類事，無論如何是有損於美國兵的榮譽的，使得美軍在上海市民中的地位大為減色。

我不知道美軍駐在上海到底有多少。美軍方面說：在多數人的印象中總難免有做事的人，這話自然也是近情理的。不過，使得上海市民日積月累地看到這許多壞事，為中美兩民族間的長久友誼着想，總是極不幸的事。

當然不能拿一些最壞的行動來代表在華的美國兵，但是這種行動確是不斷發生，幾乎成為普遍的現象。其原因到底是什麼呢？我們不妨來平心靜氣地想一下。

為了戰爭而設的軍隊，一旦沒有戰鬥任務而過着閒適的日子時，精神本來最易於渙散。尤其是因為研究幹麼也不大明確，而又充分的物質條件使他們吃喝嬉遊，生活的墮落就更加容易了。再加駐紮的地方是在上海。中國雖然名義上是四強之一，但是把中國看做是半殖民地國家，看做是無秩序的混亂的社會，抱着白人的優越感而以為中國可以為所欲為，這種心理恐怕在不少的美國兵心裏是還有着的。上海社會本來包含着很多壞的生活，固

然是使得美國兵的許多行為在上海人眼中看起來不順眼的一個大原因。但有些事情却不能用這來解釋。前些時有位中國小姐投書報紙，說當她坐在三輪車中被一個美國兵跳上車子攔抱；最近又有個美國兵到上海到手飾店搶了東西逃跑，被追趕到無可奈何時掏出了手槍自殺；還有美國水兵假借賣藥給中國人，接到了錢後不交貨，反把買主打一頓。這些事都會見於報載，至於社會間口頭傳說難以證實的事，也不必提了。這一類事，無論如何是有損於美國兵的榮譽的，使得美軍在上海市民中的地位大為減色。

我自信一個分析是很公正的。因此這就值得中美兩國人民的警惕：在中國人方面，應該由這種情形悟到，假如不能把中國名符其實的變成現代化的富強國家，是不能得到外國人的真心尊重的。在美國人方面，也應想到，把武裝的美國青年擺在中國，暴露出許多足以刺激中國人感情的行動，實在是極不利的。

向來，在國與國間有所謂「國民使節」，其任務在於促進兩國人民的互相認識和友誼。多數的美國兵駐在中國，本來也未始不可起這種任務。但實際情形完全相反。因為美國兵接觸到中國人的範圍極小，所以在他們眼中的中國人大概就只是引誘他們去投女人賭博的騙子，而在中國人眼中的美國人也只是酗酒、胡鬧、鬧女人頑笑的專家。

好在駐華美軍現正在準備大量撤退，而美軍當局也正在嚴格整飭紀律，這都是很應該的。另一方面，我們中國人也應該每個人負起責來糾正一部分美國兵對中國人的看法。我們不排除，但也不媚外。中國的君子欺負美國兵，美國兵仗勢欺負中國人，同樣我們都反對。中國女人自願和美國兵交朋友并無不可，但若美國兵隨意調戲中國女人，那是人都要起來干涉，盡保護之責的。——這才是真正的大國風度。



# 迎駕聲中

兩報解禁

(廣州航訊)此間盛傳蔣主席將於四月初來粵視察，此種傳說近始見報章刊載，惟在半個月以前廣州市政當局已開始整飭市容即可透露蔣主席將蒞粵，市政府雖在經費極為支絀情形之下，仍極力修整已被破壞之馬路，市區若干主要道路均增加鋪柏油，自白雲機場至中華路主席官邸長約十華里之馬路，現加鋪柏油後，已被市民譽為廣州市最好道路。中華路主席官邸附近民房於數週前會奉令將街門封閉，近又奉令啓封，市民以此點推測蔣主席或已取消來粵之意，但另一種觀察則認為當局深恐此不民主之舉會招致蔣主席譴責而又飭令市民車開街門。廣州行營最近利用日仔完成新式立體大門，日仔以驚人速度完成此項工作，今日夜間已見行營大門燈光輝煌，若干機關亦在粉飾中。廣州市百萬市民亦以熱烈之心情期待蔣主席，蓋以北平上海主席蒞臨時均價均普遍下降，故在一百元三兩米生活中之廣州市民其期待之心情有如大旱之望甘霖，窮困之公務員均預備借若干薪水待主席來時購備食米。在粉飾與期待中，廣州當局已准許香港出版之華商報及正報在粵設立辦事處，今日午後一時華商報及正報負責人在新都餐室公開招待本市文化界，到來賓六十餘人，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負責人李章達、茅盾等均參加，由張鐵生報告該二報情形，希望文化界朋友共同支持，今晚市上已可公開出售二報，此亦為蔣主席蒞臨前一富有喜劇性之新聞。



# 吉普車又撞死人了

小宜

上海美軍的吉普車撞死中國人的事情真是層出不窮，三月廿七這天北四川路又撞死人了。隔幾天總要發生一次。雖然說是出於無心的過失，其實，想來一部份也由於藐視中國人的生命所致。以為撞死幾個人沒有甚麼關係，就愈來愈不當心了。他們本國的汽車是否也是在這樣撞死人的呢？

上海當局對待美國軍人可以說是「無微不至」的。拿一件小事情來說，比方娛樂捐罷，據電影院同業公業理事長榮其田說：「電影最高價今售一千八百元，其中代徵娛樂稅百分之五十，計六百元，繳納印花稅百分之十，計百二十元，片商對拆五百四十元，院方實得亦祇五百四十元。」聽說觀眾已好幾次反對這樣的重稅，但是沒有效果。對於美軍可不同了：有一天報上告訴我們說，因為駐上海的美軍受不了百分之五十的娛樂稅及其苛捐雜稅，就在他們的報上登了一篇告當局的文章，列述各種理由，請求免捐，當局就概然允諾了。

中國官廳的尊崇他們的意見與他們的藐視中國人的生命，不是成功一個意義明顯的對照嗎？看電影之類是正當的娛樂，人民是應當享受的，現在因為加上這許多捐稅，把貧窮的人都拒絕在門外了。而且這樣捐去正錢是作何用途的呢？此外還有許多許多捐去的錢究竟作何用途？官方的用途當然很大，比方，辦保衛團罷，開辦時就需十三萬萬元。因為錢不夠，還要在增加房租捐。保衛團有甚麼用處呢？我們聽到他們會捕過罷工的水木工人，並槍殺去要求釋放的水木工人！原來人民拿出房租去養這樣的兇人！不過你如果用這話去責備保衛團，他們回答會說你們為甚麼單獨來責備我們呢？不是警察也在屠殺工人嗎？不是號稱陪都的重慶的大渡口的鋼鐵工人在遭警察屠

殺嗎？規模還要大！死傷的還要多得多！中國人民是在這樣的被屠殺。但是外國的許多入却不是分別的看，是混同的看的。其實中國人民是不殘酷的，祇是統治者却殘酷，前清還有副刑時，外國人把一刀刀割割的情形照了相去。記得從前一本德文的犯罪學上還登着這種連續的照片。歐美



## 看重人命

子茂

繼續吉普卡接連撞死人以後，又有別的消息傳來：在本埠，像四月二日下午七時餘，有十路電車碾死一個四十四歲女人朱銀弟的事情發生。據報上說：她擬穿越電車軌道而行，適有十路有軌電車疾馳而來，不及避讓，將朱銀弟撞倒，輾去兩腿……終以受傷過重，抵院後即告殞命。這

段消息，使我回想起日軍投降以前的一段事情來了：有一次我坐在二路電車行經跑馬廳旁邊，司機的見前面有一女孩乘了一部腳踏車在前行走，連連打鈴，並把車開慢，那女孩也已避在旁邊了。不料跑馬廳廣場門口，日軍放了幾個鐵絲網的木架，女孩無法再避開去，遂致身子與後面的拖車相擦。人車都倒翻了，一隻腳終於被拖車的輪子所碾斷。約一年後，在馬路上又撞見她，已經裝好假腳了。

除掉為了換取大家的進步、安甯與幸福，光明純潔的人們，無端遭犧牲或致殘廢，都是應該

入看了這種情形，遂說「東方人殘酷」。一直到現在，這種錯誤觀念還沒有改變過；再加上最近官方各種媚外壞內的態度，人民的屢次屢次的遭屠殺，便是在殖民地也是不常見的慘劇在不斷的演出，映在外國不會明白分析的腦筋裏，是要增加藐視中國人民的思想習慣的。這是，我以為，吉普車時常撞死中國人的隱藏着的原因之一種。我們應當怎樣使他們的錯誤觀念改變？我們應當怎樣使我們的生命受尊重與得到安全的保障？這是我們亟應做到的事情。

惋惜的。我的私見：特別像中國那樣離開奴隸社會雖然已經很遙遠，但是奴隸制度的殘餘還留存着（如置婢、納妾）的國度，提高與重視人的生命價值還是很重要的。但是對於上述的二件事情，開車的工人却又完全無辜。電車既有軌道，行路本該當心。像被拖車擦倒，司機人既看不見人，本是無法挽救的。

但是不但上海有這種事情發生，吉普卡時常撞死人，最近東北亦發生類似的事情了。特別在「申報」上，說長春有坦克車撞死了幾個中國人。雖然別的一些報上並不見說起，事實可能是有的。這一事情，與別地方汽車屢次肇禍的事實比較起有，畢竟是小事，不過東北的事情今日特別有人注意些，與九一八的時候及稍後完全不相同，那時候是取棄置不論的態度。不過說到後來，報上說蘇聯的特洛曾科參謀長主張重懲肇事者。說者的意思祇有一個，聽者却可作兩方面看的：一方面看，可以表示事態的巨大與嚴重；可是別一方面，也就是表明蘇聯軍事長官的看重人命，與吉普卡的撞死了人，常常若無其事的样子，是完全不同了。



# 巨奸起解聲中 談懲奸真象 迪寒

時間已經過了七個多月，人民認為是漢奸的人，一些是乘了飛機逃走高飛了，另一些則是搖身一變變成了勝利的官員。在上海曾經各軍警機關把我軍警機關捕獲認爲漢奸的四百餘人，一再牽延，直至最近方才起解了一些，但依然未會審判，所審的則正如「大公報」所說：「盡是無名之輩」。因此，不由我們不詢問：究竟今天當道是認真在那裏懲治漢奸，還只是將可懲的懲上一頓，而對那些捨不得懲的，便多方寬假或者是收買起來？

根據「大公報」二三月兩月（至三月卅日爲止）所發表最高等法院特別刑庭判決的漢奸，一共是三十四人，這數字也許不很完全，但高等法院特別刑庭是一月下旬開始的，故相差當不很遠。如以刑刑輕分類，則是處無期徒刑的十人、十五年的一人、十二年的三人、十年的四人、八年的四人、七年的三人、六年的三人、五年的二人。在卅四入中有十四人被沒收了全部財產。誰也知道無期徒刑是僅於於死的，這要判處無期徒刑的佔有百分之二九、四。因爲報上只發表中文，這卅四個漢奸究竟是那個人物，判刑是否失之輕重，很難明白。爲了要明瞭究竟，又竊我一日之力，從開始審判漢奸案件以來辦理漢奸案件最多的幾位律師處找到了最典型的十六個人的判決書，特刊簡表如下：

姓名	身偽	職	犯罪原因	刑判	沒收財產
王啓生	小販	金山縣區壯丁自衛團團長	叛國	四年	沒收財產
丁觀群	委員	蘇州北門外長官	叛國	十年	沒收財產
伍聯德	長	香煙稅局杭州區長	叛國	七年	沒收財產
徐行	員	上海華東市稅務局稅務員	叛國	八年	沒收財產
林梅	員	內政部稅務員	叛國	十年	沒收財產
方祖德	車行	蘇州稅務員	叛國	十二年	沒收財產
王世良	民船運輸	蘇州稅務員	叛國	十五年	沒收財產
韓紹林	自衛團員	蘇州稅務員	叛國	五年	沒收財產
薛金根	百貨公司	蘇州稅務員	叛國	六年	沒收財產
周整	職員	蘇州稅務員	叛國	無期	沒收財產
楊基昌	給皮匠	蘇州稅務員	叛國	無期	沒收財產
吳義民	電報局職	蘇州稅務員	叛國	無期	沒收財產
蘇德懷	憲兵密探	蘇州稅務員	叛國	三年	沒收財產

無財產可資沒收的，他們的甘心事敵是爲的什麼，我們亦不難從這些事實中測知。然而，就是這些人却首先遭受了「國法」。

據報上面判了「國法」，其中如徐行其人，其罪行乃是檢査行人時，敲詐索賄，所得財物，據判決書所載，計有偽幣二萬五千，白米一石八斗五升，雞蛋十只，八年徒刑便是這許多東西的代價。又如徐德懷其人，即因乘坐火車，沒有購票，被路警查獲，並尚出會作偽單與車醫，其罪罪刑沒有一人舉發，結果也是被判決了三年的徒刑。

漢奸是應懲治的，而沒一人不主張從嚴，是有良心的人當不願爲漢奸解脫。然而，被懲治的一面是如此，另一面又是怎樣呢？如果就上海一地來說，經法院判決的敵都是些無名之輩，經別的機關判決較有名的則只有無罪釋放的，判決有罪的却一個沒有。這裏，門還是來查查報紙吧！

據大公報三月廿八日漢口發加急電：武漢經濟漢奸高雲霄，在日寇經濟侵略機關日清洋行服務過二十多年，要娶多至六個，在武漢會戰時，曾將日本特務寓藏在他的私宅。武漢淪陷以後，經常爲敵人採購棉花軍火。又憑藉了敵偽勢力，搜括人民的錢財，達十萬萬元之多。但是，昨經鄂省高等法院判決無罪了。

同報廿日載宜興通訊：漢奸王曉九，自從二月八日落網以後，曾在地方法院審訊多次，罪證確鑿，但一直不承認高等法院，其間其妻屢次巨款，到處活動，希望破壞法律的尊嚴，以達到釋放的目的。

本月一日松江通訊：漢奸蔡秉乾，曾任僑省長高冠吾私人秘書，凡是松屬的漢奸，都與他有密切往來，現據身一變，竟被延作松縣參事會委員。

大大小小的例子都有，報紙也就不必多抄了。

兩相對照，究竟說明了些什麼呢？

我們希望政府今後會事實出來與解，聽說軍統局上海辦事處所拘漢奸，已有七十餘名解送法院。但須更進一步，將已捕的特別大漢奸迅速移解，將那些搖身一變的立加拘捕。否則，就是修着十分善意的人也將感到政府一面對天漢奸曲意庇護，另一面爲了要整門口，作作樣子，儘將那些蠅絲蚌壳變成齋粉。那便是懲其而不是懲奸！